



【烟火人间】

## 有故事的杠子头

□许志杰

对于美食的界定,食客们似乎更关注味道的记忆,而我更倾向于与历史一起流淌到现在先辈们的故事。没有故事,何以称其为美食;没有故事,美食怎能得以传世。我的理论基础是每一种能够流传下来的美食,都有一个美丽的故事,比如潍县(今潍坊城区一带)杠子头。

我的祖辈,确切说应该是爷爷的爷爷那代人,在不断经受靠天吃饭,却经常吃不饱饭的折磨之后,开始寻找与天抗争的另一条企图吃饱饭的路子。我的老家地处渤海之滨昌潍平原南部,旧时称作潍县东南乡(今坊子辖区),距海不过六十余里,占鱼盐之利。老辈人讲,某年从南边来了一个异乡人,说话叽里咕噜,村里无人能懂。吾家老祖脑子灵光,见异乡人背了一口袋茉莉花茶,试探着问是不是卖茶。异乡人摇头,祖上又问是用茶换什么东西吗?这话一下子说到了异乡人的心里,点头称是。原来这位异乡人来自安徽一带,也可能来自福建那边,背着南方的茶叶换取山东沿海地区的盐或者咸鱼之类的海产品,背回家乡赚取差价以为生计。正在为寻找活路苦苦追索的我家老祖闻此脑洞大开,南方人背着茶叶闯荡山东换取海盐之类,我们为何不能推着独轮车,农闲时节去往南方,以盐换茶?同样可以赚取差价,填充土地无法满足家人吃饭的那片荒芜。

说走就走,于是,我的老祖推着独轮车,装上盐、咸鱼上路了。据说去的是安徽黄山一带,也可能根本就没有渡过长江,具体地方他们也不甚清楚,哪里有茉莉花茶就在哪里开展业务。兄弟俩搭伙,一人在后推着,一人在前用一根绳子拉着,踏上寻求吃饱饭的漫漫长路。途中的那些饥寒交迫,风吹雨打,夜宿村头,星夜兼程,艰难险阻无需多说,来回接近两个月的时间,靠什么食物充饥就是一个生死攸关的大事。

地处平原的潍县一带不像邻县的安丘或再往南的沂蒙山区那样,到了冬天摊一些煎饼存放起来,我们平日的面食以玉米面窝头和煮地瓜为主,辅之其他杂粮。当然上档次的还有水饺、单饼、馒头,都是富裕人家过年过节的奢侈品。再有就是城里多见的几种火烧,像肉火烧、瓢子火烧、杠子头火烧。前两种现吃现做,唯杠子头易于存放,便于携带,耐消化,吃的时候无需蒸热,白开水泡一下,就着咸菜即可进食填饱肚子。

听说,我的老祖每次都是带着杠子头和腌制的萝卜、疙瘩头咸菜,一人一只大瓷碗上路。他们的致富路实在太过艰辛了,天当被地当床,一个冬季下来也就能来回走两趟,一辆木质的独轮车能为家人带来多少财富?那场景象来便是热泪盈眶。就说那杠子头吧,存放几天后其硬度堪称砖头,一般人的牙齿难以撼动,只能焐着吃,或用开水浸泡软了下咽。出门在外,处处为难,身上所带盘缠有限,客栈进不去,饭馆下不起,唯有进了村庄向人家讨一碗热汤热水,把杠子头使劲掰断弄碎泡着趁热吃了,聊

以果腹。南方人以糙米为主,见北来的山东人吃这样艰难下咽的硬食,佩服不已,亦感好奇,用糙米饭换杠子头,还管饱,成了老祖改善生活的幸福记忆,回村常说起,羡慕南方人生活富足,能吃饱饭。

杠子头的全称是硬面杠子头火烧。顾名思义,硬面为其一,不是用引子或酵母做面团,而是直接以小麦面粉和面,然后依工序加工制成;其二,关于杠子头,我个人理解有两层含义,一是火烧的硬度如杠子头那样坚韧,二是制作过程中的用具。我曾经参观一家做硬面杠子头火烧的作坊,第一道工序和面,第二道工序是把手工和好的面置于一块宽大的面板上,用一根木头棍子使劲频繁下压面板上和好的面,尽量将面中的水分挤出,保证和出来的面达到水分最少化,以利成品的存放不会变质。这根用于压面的木棍一般用枣木根部向上部分,结实,韧性,耐用,被称之为杠子头。使用时,将杠子头的一端系在面板的后边,可以上下活动,一个人站在面板的前边,双手握杠,用力压迫面团。要不断翻腾面团,使其受力均匀。这个过程需要持续半小时左右。和面完工,用木质模具成型出模,送进火炉,经过三翻四烤,杠子头带着自己的名号完美出炉。这个过程大概在十分钟上下。和面的人汗流浹背,压面的伙计气喘吁吁,烤火烧的师傅满面红光,他们用辛劳繁育美食。

把我家老祖创业时期的艰辛与杠子头和在一起,立意不仅在为先辈的精神歌唱,还想表达对先辈们锐意进取,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出生活、生存技巧的敬佩。话又说回来,能带着白面制作的杠子头出远门令人羡慕。那时的小麦亩产不过百斤,产出的白面更少,一家人过年过节包水饺蒸馒头都不够用。穷家富路,宁可家里人饿肚子也不能亏待出远门为家里挣钱糊口的劳动力。这里杠子头被赋予更多精神层面的蕴意。当然,杠子头不是我老祖为了推着独轮车走南闯北首先发明创造出来的,那是家乡先民集体智慧与才华和实践经验的结晶。我自豪的是,爷爷的爷爷在那样困苦的条件下,以一辆木质独轮车不但促进了南北物质交流,也推进了北南文化的融合。我们村的第一棵茶树是他们从南方推回来栽种长大的。后来,老祖从单纯的闯关转向走山西,把南方的茶继续北上推到晋北地区,换回来自蒙古和俄罗斯的皮毛。我曾祖父曾经开办的一家小小钱庄是学习晋商的丰硕成果。功成不必在谁,一代人有一代人需要的付出和收获,更重要的是每一代人都会留下感动后人的这些持家创业的故事。晚辈闻风而起,岂敢懈怠。

作为一种充饥的食物,杠子头易存便于携带的原始功能逐渐消退,其在过去逾两个百年的岁月里,扮演了重要而感人的角色,传至我辈则是无法舍弃的美食记忆与情感寄托。想家的时候啃一口杠子头,既是我对先辈们那段历史赋予的浪漫想象,也是身在乡外对家的畅享。

□李祯

那年假期接近尾声,我们打起了河对岸祖堂的主意。

那是距离开学不到一周的时候,一种莫名的情绪向我袭来。我说不清楚,午饭时刚和母亲吵了一架。可能是马上开学的缘故。进入学校,预示着循规蹈矩的生活开始,一切都是被约束的。当然,上学也宣告这个夏天正式结束。我就无法游泳,偷桃子,和东明、花子玩枪战了。

祖堂就在沙河的对岸,供奉着后李村的老祖宗的牌位。由于东明在后李村偷桃子,挨了后李村的一顿毒打,他想要把老祖宗的牌位偷过来,以此报复他们。

有两条路可以通往祖堂。其中一条有些远;另一条要近便得多,只需穿越我们村那片玉米地,从沙河游到对岸,然后再穿过后李村种植的片片桃林即可。

我们选择了最近的一条。沿着村里的田地,我们很快抵达了沙河。只要穿过去,就是祖堂了。可是,不知道是迷路,还是祖堂凭空消失了,我感觉一直在兜圈子。我问花子,你去过祖堂吗?他摇了摇头,我不由得看向东明,希望能够得到一个答案。他没有搭理我。接着,我向他们讲述了村里的一个传言:当事人名叫常亮,是后李村的女婿。有一次,他去后李村老丈人家喝酒,大醉。回来的时候,进入了后李村的庄稼地。他说,他整整骑了一个晚上,都没有绕出那片庄稼地。我说,那片庄稼地现在就是这片桃林。这是我奶奶讲的。

我们三个面面相觑,不知道谁带头的,慢慢地往回走去。

当时,每个人肯定丧气极了。东明说,真是活受罪。他明明看到日历上写着忌出行,却被我们硬拉了过来。我怒火中烧,向他强调:是他带我们来的。为了让他清楚地认识到错误,我伸出左手的食

指,恶狠狠地指向了他。只听“啪”的一声,我的手被他打落了。他逼至我的眼前,死死地揪住了我的衣领。他问我,你再说一遍。

花子冲了上来。他想要拉架,却被东明推搡到了地上。东明脱口而出:你这个野种,都不知道你爹是谁。还敢上来撒野。

花子的身世一直是大家的忌讳。我们不约而同地望向花子,他慢慢站了起来,走到我们面前。我与东明的争执已然无关紧要,都在等待着花子作出反应。

没有,没有任何道歉与反。东明低着头,默默地走掉了。我看向花子,他轻轻地摇了摇头,一个人扬长而去了。只有我留在原地,一时不知如何是好。大概站了一分钟,我埋着头朝沙河的方向小跑了几步,追上他们,纵身跳入河里。

这条河完全不像游过去的那条河,河水冷得要命,像一根根刺一样,直击五脏六腑。当游到河中央,拍击水面的声音消失了。我发现已然被雾气笼罩,什么也看不见了。只感觉脑袋里一片空白,当我再有所反应,双手双脚开始奋力地拍打水面。不过,无济于事。就像遗忘了游泳,我再也无法把脑袋探出水面。

东明问我,究竟发生了什么。我却无法回答,只想大口吸几口空气。见我无反应,他们沉默下来。等着我的体力渐渐恢复。

远处一束束光在田野中肆意地晃动,有人呼喊我们的名字,是我们的母亲。我们刚刚会合,我就冲进了她的怀抱。再也不管不顾,号啕大哭。

后来,接连下了几天暴雨。当雨停歇下来,花子辍学了,我父亲的鸡舍破产,我们一家从麻店镇漂泊到了泮镇,只有东明留在了学校。不过,他没有呆多久。等着年满二十,他去往远方,成为了一名军人。我们再也没有联系。

的岁月改变不了的,正是他们照亮天地的傲然屹立的光芒。

白居易曾写下“不信君看弈棋者,输赢须待局终头”的诗句,说的正是这一盘人生的棋。多少年岁月无声,黄沙沉铁,昔日的棋局早已模糊,而下棋的人亦已被时光埋没。可透过历史的眼眸回望,直到望进时间彼岸那一束绚烂的光。我们能够徜徉在夏日的星空之下,就能看到亘古不变的岁月长河。有人执着于脚下的棋局,一生都被囚禁在黑白色的悲欢离合之中。有人毅然决然,走向人迹罕至的支流;有人庸庸碌碌,一生悲苦,涉水而行。有人拍案而笑;有人山穷水复。终是黯然退场。人生一场,谁人不是在黑暗里负重前行?能照亮漫漫长夜的只有我们,若今后竟没有炬火,那么所有人都能成为光。

人生是一盘很大的棋,纵横捭阖,手谈起落。每一个生命的临世,皆是这棋局之上的一瞬星火。这是一场生命的考验,一刹岁月的洗礼。今秋若去又何妨?年年都有四季轮回,正如今时都有希望。我们心怀希望奔走在人生与岁月的洪流。乾坤未定,你我皆是黑马。

【匆匆那年】

## 雾锁沙河

【落英缤纷】

## 此瞬的星火

□薛雨儿

人生如棋,有人说我们只是一颗颗棋子。可我却认为,比起一颗身不由己的棋子,我们更像掌控命运的弈棋者,是成是败永远在于自己的选择。

初生时,命运便将我们置于棋盘之上。它如潮水,一次次掠夺着,夺去了天真和愚痴,夺去了自由和纯真,甚至夺去了任何人为我们保驾护航的权利。因此,恐惧过,惊慌过,不知所措过;我们才刚刚越过年幼无知的迷茫,才刚刚生长出一双脆弱稚嫩翅膀。我们甚至还没来得及学会飞翔,只是用尽全身力气狂奔着,用那一双颤抖的手,下一盘以降生为始离去为终的棋。

我们只有只手掌孤灯,靠一双脚和一双眼行走在人生的路上。但尽管如此我也不曾悲伤,因为走到最后的人才能见到鸟语花香的彼岸,如同一局棋下到最后才能品一段完整的韵味。人生如棋局,是余韵悠长还是速战速决,是精彩绝伦还是黯然无味,这一切都只取决于弈棋者自己。无数人任岁月匆匆流过,黑白汹涌的人生终是散落在棋盘之上;可又有多少人笑看凡人俗世,下得一手好棋。人生同样短暂,同样苦难良多,但尽管如此,亦有人在迷茫和绝望之中,把深陷其中的阴沟化作仰望一生的星空。无情



扫码下载齐鲁壹点  
找记者 上壹点

编辑:向平 组版:陈明丽